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湖西閩鎮珩輯

市政考

澤征鹽政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其其苦鹽散鹽貨客
其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
齋鹽以待戒令詳膳飲考管子曰海王之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

鹽筴

正稅也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

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升少半

吾子謂小男女也

此其大歷也

歷數

鹽百升而釜

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

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升

今鹽之重升如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分強釜五十也

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

而謂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

十釜之六十入斤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

當米六斛四斗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

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筭之商曰二百萬

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案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

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以千萬人如九

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

月五千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

萬萬以此籍之數而比其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以上爲老女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

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

者數也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彼鹽平價釜當十錢吾加五錢而取之既得我未與其本事

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錢之類此人用之數也所

薪草枯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洙水所流請君伐菹

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

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也而煮鹽人煮鹽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無鹽則腫守圍

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

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

侯王國者皆循

秦法取以自豐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招致天下亡命東煎

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眾逆亂之萌

自其

子興武帝元狩中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牢盆直也

牢盆煮也

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

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煮鹽者鈇左趾

鈇足鉏也

沒其器物使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舉皆也

作官府

主煮鑄及出納

除故鹽鐵

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買人矣是時置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南郡至鉅鹿堂陽勃海章武千乘琅琊海曲長廣
會稽海鹽徒爲南安蜀郡益州速然巴胸恩安定三水北
地七居上郡獨築西河富昌朔方沃墜五原城宜雁門樓煩
沃陽有長丞漁陽泉州隴西遼西海陽遼東南海番禺蒼梧
安高東平北海東萊曲
城轍東牟當利楊冒 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

於古人必病之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志也卜

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詭惡

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

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膠東南近瑯

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

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

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

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

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

民望于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

請下御史徵 僊卽罪秦可 孝昭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

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尙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

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上若昃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監治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膈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當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

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鬻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隼師以贖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

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畏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買咸責其減天下鹽買蜀王本紀地節中始身鹽井數十所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明帝時尙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尙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

執不移帝不從和帝卽位詔曰昔孝武皇帝椎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卽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甯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中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布告天下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甯皆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其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

主鹽鐵
之利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後秦姚興以國

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捐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天嘉二年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收稅先是罷之而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卽位御史中尉甄琛表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

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請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尙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太官之用宜如舊帝卒從琛議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悖神龜初太傅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

長孫雅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

實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罄竭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聞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

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昔高祖昇平之中無所乏少猶創置
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臣報符司
監將窮還率所部依
常收稅更聽後赦 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

滌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
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
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

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

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東南之鹽煮海而已

西北之鹽所出不一名亦各異南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州

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

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
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是

也

隋初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開皇三年乃詔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故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襍州并各一果閭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

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上表曰先王作法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鐵伐木爲室豐餘之輩也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上令宰臣議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途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與諸道按察使檢校鹽鐵課利十年敕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句當如有侵剋本州刺史上佐檢校依令式收稅蒲州鹽池以外餘處更不須巡檢天寶至德間

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徼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

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
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
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
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
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宮闈服御軍餽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晏罷通典自兵興
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推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
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
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
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旣改商人納絹以
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

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徧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實貴有以穀數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漕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

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得賈祿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
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
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請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
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舛至元和中減舛流
天德五城鑄奏論舛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
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
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
論坐盜刮鹽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
酷矣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額鹽敕文以許於京畿鳳翔陝
統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糧貨比來兼越
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踪勸貢得山南西道餽察使報其果
關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尚有
縣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府詔者老狀自兵興河
中許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糴貨從之

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

禁歲多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昇奏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

濟軍鎮兵罷合停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

擅加且異常制請勒停從之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

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郎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

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

愈條詰之以爲不可遂不行愈奏略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

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

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

不闕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

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

到而羅之必索百姓供應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刑

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

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惜道

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習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不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推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推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明年五月詔淄

青邨三道往來糶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贖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陳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蠶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榷一切並停仍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謙

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未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著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籬皆外鹽盜持弓矢者亦外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定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外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堽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

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

采鹽約一萬四十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
自大中四年黨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
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收募新軍五

十四都餽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

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

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強循除幽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即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除關內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後唐同光三年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減五文逐年俵賣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減五十樂鹽減三十
天成元年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
稅限納錢

晉天福元年勅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
十文七年勅三司往來鹽貨悉稅之過槽每斤七文住稅每
斤十文諸道有保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句當先是諸
州府每年鹽場務約糶錢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
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
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
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
遠處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
周廣順二年勅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
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
外不得別有邀求又敕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

以下科斷有差刮。鹹煎鍊私鹽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差人戶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裏蠶供食不得傳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三年勅諸州府縣鎮城內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顯德元年令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末鹽出瀕海三年勅漳河已北州府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任人戶煎鍊興販不得踰越漳河界五年取江北諸州屠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給江南。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都歲二月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川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隕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樵之地官立標識侯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甯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穎末鹽皆以五斤爲斗

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陝西轉運張象中言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卷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貫慮尙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地財之阜此亦建隆二年始定官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建隆二年始定官

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鹹鹽至三斤者坐外民受蠶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上請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二百斤以上鬻鹹及主吏盜販百斤以上鬻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竝黥面送闕下至清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民私市契丹鹽詔犯者論舉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禁權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通商州軍竝邊秦鹽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

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禁鹽地則爲東鹽天聖八年翰林學士盛度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旣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襍以泥沙硝石甘味苦惡疾生重隄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錙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後歲課減耗慶歷八年范祥爲陝西提刑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

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
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案數
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姦民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
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
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竝遵舊令入中鐵炭瓦
木之類皆重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
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
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竝邊
九州軍芻粟悉買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黠商貪
賈無所徼倖關中民得安業公私便之

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

百十五萬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舊歲出權貨務

嘉祐三

年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若鹽估賤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每輒增損平其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吳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商鹽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眾往往犯法抵死至和中詔蕃部犯死罪者止投海島羣黨爲民害者請嘉祐赦書稍遷配於近地自是禁稍寬熙寧初

薛向請卽示與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
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錢而
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偏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
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宗迪分領其事
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
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錢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
書奏陝西鹽鈔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
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
卽爲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
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以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
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

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
餘請法募人除鈔變易卽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
從其請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
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甯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
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
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畱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
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
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統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
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
陽令提舉解鹽司通鹽貨鬻鹽價旣增民不冝買乃課民買
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買賣私鹽聽告重給賞以犯人家

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畱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詔
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
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酌前後兩池所支鹽
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爲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
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
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詔用
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
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竝邊州軍市
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分爲二於是增西鹽價
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

鈔舊以二百二十萬緡爲額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是
又爲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
平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
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
納於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
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待轉運司糴買在京置場以鹽鈔
鬻見錢輸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
運司它司皆毋得販易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
或給本路緡錢卽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時陝西民以
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詔犯者
減私鹽法一等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沈希顏爲

轉運使更爲榷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
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商旅苦之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
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崇甯元年解州賈考南北
圓池修沼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
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亙百餘里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
是乃議修復凡開二千四百餘畦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
窖運至京及京西袋輪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行未久
收息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
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算東北末鹽乃令解鹽新鈔止行
陝西五年詔別爲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
陝西河東止給糴買聽商旅赴榷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

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上五分者在四分上且帶行舊鈔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四年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政和七年議復行解鹽詔見行東北鹽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務椿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二年推貨歲虧數百萬貫鈔價減落糴買不行初崇甯中解鹽止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折閱卽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無常數兩浙

又役軍士定課鬻焉諸路鹽場廢置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虛縮定制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場歲鬻三萬二千餘石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罷食池鹽通海鹽收算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竈戶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得息錢三十六萬緡河北曰濱州場歲鬻二萬一千餘

石給本州及棣新州襍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眞定
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濱棣新定保瀛莫雄霸州
德河通利永靜乾甯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通商後濱
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自開寶
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額錢十五萬緡或請禁
榷以收遺利余端爲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數年未得休
息臣嘗痛燕薊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者契丹之法
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
今若榷之價必騰踊河朔地不生五穀惟刮蠶煎鹽以納二
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眾乞仍舊通商議送腹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瀘恩信安雄霸瀛莫冀

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半歲復息錢十六萬七千緡哲宗卽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新行鹽法旣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聞貧家至以鹽比藥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復鹽法如故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明年罷河北榷法

呂祖謙曰自安史亂河北藩鎮定稅無禁榷仁宗神宗時議欲禁榷皆不許自章惇爲相始行之犯禁者多盜賊滋起河北之鹽與他不同如井鹽官司只一井故可榷解池之鹽毫釐封守亦可禁推海鹽待煎起爐非一旦所成亦可禁推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爲牆圍謹壅封守又饒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最易犯禁自章惇禁榷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悍強又易成小人圖利不恤朝廷之法遂輕來相犯

陳傅良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窖鈔也雍熙二

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折博茶鹽于所在納銀赴京請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解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解斗算請始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納見錢算請始此而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十萬碩至道二年敕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豐鹽城監般請其海陵監應副客人至解鹽則以唐鄧商均等十一州為在京納銀交引地分永興鳳翔熙豐新法增長鹽等二十五州為陝西納糧草交引地分元豐三年收六十萬餘貫河北路元豐七年收鹽息錢價元豐三年收六十萬餘貫河北路元豐七年收鹽息錢二十六萬元豐三年收六十萬餘貫河北路元豐七年收鹽息錢五千貫河北復官鹽而廣鹽通入江湖置糴便司以所封樁諸路鹽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置封樁三年令

任公裕裁定增損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八年額外有增
收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崇甯元年敕鹽鈔百貫
在京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三年十一月在京
已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罷諸路官以鹽鈔百貫撥一貫與
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
縣之橫歛起矣馬端臨曰役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鬻鹽
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推而均諸稅謂之
兩稅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
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而
不知其源
出於鹽也

論曰自管仲煮海爲鹽以基富強而成霸業議者以爲
大變周公之法而先王與民同利之意浸微矣桓公以
後世守其法不改至于莊景而山林藪澤之饒各有專

官掌其出入錙銖之利民不敢取晏子所謂魚鹽蜃蛤
勿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者是也當
管子創法之始不過闢發山海之藏以便民用使民富
而國自贍豈料數世以後其敝一至此哉漢氏初興文
帝首弛山澤之禁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及武帝任桑宏
羊專與細民爭利煮鹽之罪科以五刑及唐用皇甫鎛
立私販之禁盜鹽一斗者死五升以上杖背刮賺土一
斗比鹽一升其文網崇密又非直如漢之鈇一指而已
故俗日以哀政日以失桑孔之法蓋管子所不屑爲而
皇甫鎛之法又桑孔所不肯爲也夫山海自然之利天
生地產以資國儲在上者不爲之制則豪強必從而侵

漁之與其兼并攘奪爭訟無已孰若舉籍而歸諸官既
可收贏以濟軍國之需復可備貸以紓貧黎之乏故雖
聖王復生榷課亦不能不設長孫劉彤之議所爲見褒
于前史也若夫邊塞之地中外交關苟禁之過嚴而徵
之太急勢必啟生人之觖望而萌其異圖往者周世宗
榷河北鹽有犯輒死旣而帝舉兵北伐父老遮道泣訴
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帝許之及宋仁宗慶曆
六年三司使議再榷焉張方平言于上曰今未榷而契
丹盜販不已今榷而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歛怨
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則用兵莫能禁邊隙
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以爲然而罷之

詔下之日父老拜迎而刻諸石其後父老每過其下未嘗不稽首流涕久之而後去故利有以與爲取以散爲聚捐偏方一隅之征而收百年無窮之福此又經國者所不可不知也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澤征 鹽政

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
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
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
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淺漕艱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
浙荆湖六路糶鹽錢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
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後轉運使沈
立等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五十二萬

弊在官鹽估高私販不止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詔可熙甯以來杭愛溫台明五州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高私販眾課額大失盧秉權發運兩浙專提舉鹽事異時竄戶鬻鹽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竄戶益困乘先請備發運司錢及祿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與越州錢清場水稍淺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而越州餘姚石堰場明州慈溪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及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爲十分蓋岱山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最多鳴鶴湯村則刮鹹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

堰東近海水鹹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乘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鬻三竈至十竈爲一甲而鬻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募酒坊戶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舉至杖者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元祐初言者論乘行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舉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凡鹽入置倉受之通

楚州各一泰州三又置轉般倉二一真州受通秦楚五倉鹽

一漣水軍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受鹽以歸

東南鹽利最厚鹽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

杭秀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道里遠近上下其估有至

十倍者

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

盜販鬻襍以沙土涉道愈遠襍惡殆不可食吏卒坐輓笞徒

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輒不行遠州村民乏鹽

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亭戶應得本錢或

無以給故貧田爲盜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

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

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
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
人不陷刑辟三利也鹽舟可移以潛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
償亭戶
五利也天聖九年三司請榷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
萬三千緡爲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榷

貨務課不登於是卽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三百二十九萬鹽旣襍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竝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盜販者眾捕急則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或以販鹽爲事江西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劫穀帛掠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辜招之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百萬斤慶歷中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

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輸算勿捕淮南漕鹽增爲十二綱綱
二十五艘鑱楸至州迺發輸官有餘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
價取之繇是減侵盜鹽差善又損糶價歲課增三百餘萬斤
初荆湖鹽惡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纔二十五萬餘石三年
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備客舟載往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
十三萬餘石慶歷初判戶部句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
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請後舊估可成
增緡錢四萬許之及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

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
客用私船運仍嚴踰疆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槩不
平或支鹽失次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苛畱者如上法四禁
命吏廩家貢士胥史爲買區請鹽五議貸亭戶六鹽價太低
者議增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

甯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爲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使用鈔請鹽般載販易州縣用爲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爲殿最其循職養民不忍侵克者奏劾譴黜州縣望風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上戶歲限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依數販易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寔爲害之大者又言昔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地鹽爲陝西之備錢積於京師隨多寡給鈔如河北糧草鈔至京竝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鈔至則給錢不復滯留

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邊商賈既通物價亦平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盈滿自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而給鈔數倍於昔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銅見錢品苔文鈔爲羅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未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推貨務惟得七十千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損矣臣謂鈔法不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平邊儲無由積詔東南諸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

宣和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甯會定酌以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增爲十二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帖輸帶賣之令復用初鹽鈔法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故利得鈔請鹽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崇甯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者多民間食鹽襍以灰土解池美產與糞壤俱積矣

大槩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爲循環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帖輸錢凡三輸錢始獲貸民無貨更鈔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八千紹興元年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

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嘉定以來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望付有司集議可否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殿中侍御史朱熠言海濱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端平初朝廷分置十局收買浮鹽歲額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利俱用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何暇爲浮鹽計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是絕其

衣食之源矣莫若遵端平舊式收銅戶浮鹽給本當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從之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熙甯十年御史中丞鄧閔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互數千里姦民多盜販鹽不可不爲備詔福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劔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減建劔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舖戶官給券從官場買之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若盜販知情者不赦三犯

杖編管鄰州已編管復犯者杖配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吏部郎中張汝賢請定鹽額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徒一年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舉崇甯以後鹽法屢變獨福建鹽用熙甯法聽商人轉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未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爲鹽本建炎間淮浙商不通而閩廣鈔法行未幾罷舊法建劔汀邵行官賣鹽法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及鈔法罷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權貨務自後或減或增率爲二十二萬緡漕熙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自王子京建運鹽法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嘗措置鈔法終不行蓋漕司籍鹽綱爲增鹽錢州縣籍鹽綱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

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其不可行也鈔法未成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運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請從權貸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五等造大小鈔給買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大成言瀕海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劔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銀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既爲漕司措辦課鹽又增提舉司之額勢必盡敷於民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從之臣僉言

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榷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初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撓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給西路之昭桂州江西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給咨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而高寶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地荒阻賣鹽不售類

抑配衙前官或擅增鹽數煎鹽戶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定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監官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紹興元年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劬收息錢三萬餘緡于是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息什四爲州用而民無加

賦昭州歲收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淳熙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官不便必動以浮言夫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願撓而壞之可乎自今有此必寘之法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害甚於官般詔孟明措置久利毋再科抑鬻嫌爲鹽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給忻代石嵐憲遣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甯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兩監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

州民有餘土者為鑄戶戶歲輸課鹽餘則官以錢售謂之中
 賣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
 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入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
 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輦鹽過河
 西貿易官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至
 二年詔銷戶驗歲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遇水災聽摘它戶代役百姓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
 為鹽者明道初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驛場禁民鬻鹽熙甯八
 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
 竝過中糧草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
 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緡十萬四千
 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緡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

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竝過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劾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卽止勿收詔從之

沈氏筆談陝西路類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未鹽歲自抄三百萬緡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未鹽河東陝西則類鹽又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紅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鬻井爲鹽曰益梓夔利益州

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

千二百石監則官掌井則士民幹鬻如數輸課聽販賣唯不
得出川峽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
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
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潛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
之甚艱加之風水漂喪豪民黠吏爲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
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
十文從之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而成都增井三十九
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
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
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
夔州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歲募人入錢貨

諸州卽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竝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先是
益利鹽入最薄并食大甯監解池鹽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
益州以射大甯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
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
以爲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官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
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時方切於除民疾苦有司上
言輒爲蠲減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
熙甯中蜀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
之議未決神宗以問沈括對曰私井旣容其撲買則不得無
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
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

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
清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
總領程价言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
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增額者井一百
二十五場二十四井今渲淘舊井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
無鹽之井卽與剷除而抱輸者卽與量減其減錢引四十萬
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
道庶井戶免困甬額初趙開立權法令商入錢請引井戶如
額膏鹽輸土產稅然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
之而收其算引法大壞井戶爲商人所要因增斤予之每擔
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民利於得井
界增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從出由是劓繇相尋

公私病之紹熙三年吏部尙書趙汝愚言趙開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貴賤以時而爲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

論曰建炎軍興之際西北疲於轉餉東南缺於歲供盡天下正賦不足以相給也于是臣主規爲額外之取考其名目雖甚繁多而鹽課所入居大半焉始唐乾元間第五琦爲鹽鍊使天下鹽利歲不過四十萬緡及劉晏代之變通其法十餘年間遂有錢六百餘萬緡矣舉天下全賦纔當鹽利之半當時軍國優贍大率取給于此至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歲收息各四百萬緡其他州

裸額尙不在此數紹興末年秦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是宋一州之賦過唐舉天下之數通計諸路所得當不啻十倍于大歷時也然貧民衣食之利纖毫皆入於官而豪胥之乾沒猾吏之侵欺十率耗其五六其充犒戎行輸納夷狄者僅僅三四而已故百餘年間國儲日瘠民病不聊而爲之官司者人坐擅猗頓之富曾莫肯出一毫以佐公家之急夫君取其一臣取其二魯之所以弱而不振也南宋之季貪婪成俗與魯顧何以異其得遷延歲月不至于卽亡者毋亦有天幸與

遼古漢城在炭山南有鹽池卽後魏滑鹽縣八部皆取食之

太祖征幽薊還次和立

原作

濼命取鹽給軍自後濼中鹽益

多上下足用會同初晉獻十六州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

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而渤海鎮城海陽

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

之制歲出之額不得而詳

金史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

鹽臨黃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足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

金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

貞元初禁松年爲戶部尙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鈔引鈔合鹽

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

繳之數七年一釐革大定十三年併爲山東鹽司二十一

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照法遂

併爲海豐鹽使司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山東滄

寶坻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俱備然後

六
三

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實抵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便鬻解鹽斤二百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大套石五小套石二北京大套石四小套石一遼東大套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一鈔十引其行鹽之界山東滄州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胸山東海縣板蒲場行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

場行卽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
之甯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
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
縣棲霞甯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
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
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
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
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大定三年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
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
一年用西京鹽判宋保言更定狗凜鹽場作六品使司以是
歲入錢爲定額二十一年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

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虧課今歲糧七十餘萬

石至通州又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

易曰遂罷

張邦基言寶坻鹽課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

貸支債置以優寵戶

二十八年勅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解西京各

一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甯津縣寶坻置

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兜咎館直隸省

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

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煮捕之在三百里

內者屬轉運司外者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如之尚書

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

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章宗初置北京
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章宗初置北京
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十三萬爲
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明昌三年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
場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濟洛等五場止行沂邳徐宿滕泗六
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
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五場自爲通比
五年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一斤四
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
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奏定斤加三文至承安三年尚書省
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亦
甚多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遂復定

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一斤四十二文解州舊席五貫增
爲六貫四百遼東北京舊石九百增爲一貫五百西京煎鹽
舊石二貫增爲二貫八百撈鹽舊一貫五百增爲二貫七鹽
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
六至是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山
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
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
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
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增爲一百三
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
五十七貫五百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

五十六遺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疇
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北京舊入二十
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
十一貫六百一十七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
十六增爲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泰和元年省臣
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
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
織之五年詔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
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毫壽泗州
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貞祐二年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
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詔置場設判官管句

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爲有力者奪之商販不行勅御史分行申明禁約興定二年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句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佐軍三年詔用其言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遞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元太宗始行鹽法一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中統二年減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江南鹽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爲六十五貫至大延祐間至一百五十貫凡僞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付

告人實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財產之半首告者以其半賞之行鹽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大都鹽太宗初於白陵港三義沽大直沽等處置司熬煎每引有工本錢至元二年增寶坻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中統鈔三兩與清滄等八年以大都民多食私鹽虧國課驗口給食鹽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尙書員外郎各一員於大都置局賣引元統二年戶部言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官爲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秦定二年局官綱船多有侵盜復從民販賣而罷局未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價之害宜准本部尙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每局日賣十引賣鹽官以歲周爲滿賣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賣鹽二斤四兩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四季起赴京厥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彙強兼利之徒自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

外者從提調巡
督官痛治之

河間鹽太宗始立稅課所置鹽塲撥竈戶二

千三百七十六隸之鹽一袋重四百斤已又立鹽運司旋改
立提舉鹽樞所歲辦三萬四千一百袋中統四年改滄清深
鹽提領所爲轉運司辦銀七千六十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
餘石至元元年增三之一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
萬五千袋七年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
改立都轉使司添竈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自延祐至
天歷省歲辦四十萬引所隸之場二十有二至正三年河間
運司申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
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
戶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

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爲始權免餘鹽三萬

引俟豐稔煎辦如舊

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

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爲難堪住煎爲便

山東鹽太宗始立益都課稅所竈戶二千一百七十銀一兩

得鹽四十斤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課銀四千六百錠

十九兩戶部造鹽引六年增銀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十

二年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引

至大元年正餘鹽三十一萬引隸場十九元統三年戶部議

於滕嶧等處增置十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例局官散賣食

鹽官民俱便從之

廉訪司申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客商承辦外存十三萬引歲課不能如數所

據新城章邱長山鄒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小清河相接密旅興販宜依商河滕嶧等處改爲食鹽權派八千引責付本

處有司自備蓆索脚力赴場河東解州鹽池方百二十里五月場官伺池

鹽生給夫搬挑鹽花必直亢陽池鹽方就遇陰雨不能成太

宗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鹽四十斤得銀一兩至元六年

立太原提舉鹽使司隸制國用使司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

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天歷二年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

九十五錠御史言甯夏所產韋社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

處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鄰接陝西環州百

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販不可禁

約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與販

章紅鹽法運司每歲分給官吏監視聽民采取每引收價鈔

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夾帶至河東南者同私鹽罪陝

西興販解四川鹽場十二井九十有五元初設拘權課稅所

鹽者不業

鹽戶五千九百餘後鹽井廢壞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

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禁解鹽過界天歷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至順三年添餘鹽一萬引帶辦兩浙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分司運官所言四川鹽井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竈民由此而疲有旨權以帶辦餘鹽五千引倚閩之遼陽鹽太宗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洎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海蘭路歲辦課白布二千疋率賓路布一千疋至元四年立備元等路運司兩淮鹽至元十三年依宋舊例辦課引重三百斤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

爲八十萬引至順三年運使韓大中等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雇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船稍人等恣爲侵盜官莫能禁止是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與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受害竊東關城外河岸多有閘地如聽鹽商買地造倉支運鹽袋到場貯倉臨期用船載往鎮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兩湖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引分二袋袋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鹽價二十三年至四十五萬引正鹽每引二十兩餘鹽二十

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二十五兩餘鹽三十兩至正
二年中書省奏兩浙食鹽害民擬依世祖舊制除近鹽地十
里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
就場支鹽革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廉幹人直
隸運司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
官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課額少價輕今額多價重轉運
不行戶部擬將兩浙額鹽量減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
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從之福建鹽至元十三年始收課六
千五十五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五萬四千
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至大四
年改立鹽運司至順元年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

錢其工本鈔煎鹽每引二十貫曬鹽每引十七貫四錢隸場

七福建廉訪司言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入路秋糧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

商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往往逃移他方如蒙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

引革散賣食鹽之弊聽客商通行發賣官民兩便廣東鹽至元十三年立提舉司十

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句

辦鹽六百二十一引延祐二年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至五

萬五百五十二引隸場十三監察御史言本道所轄七路八

州平土絕少加以嵐瘴毒癘其民刀耕火種巢窟穴岸崎嶇

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竈戶鹽丁十

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

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太嚴歛怨生事如

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廣海鹽至元十三年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五萬一百六十五引戶部議餘鹽恢辦非元額兼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竈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舒民力從之

論曰自古夷狄與中國爭必先收吾之利權然後并其土地人民而奪之契丹起於渤海區區一部落耳自石晉割山後十六州而瀛莫二郡在焉其地濱海煮水爲鹽通販四方國受其利遠於宋世河北諸州之民往往盜販契丹之鹽以爲生業其產厚其價薄是以人人樂趨而取之雖抑之以嚴刑厲禁不能止也終北宋之世

河北鹽樵併入兩稅言利之臣莫敢置喙以爲拂吾民之欲而開強鄰之罟罟將有大於所得者焉金之取也西北鹽場盡爲所據其後長驅入汴攘有齊晉河隴之地而宋人不敢言向以與之爭元之取金也亦然至元十一年虜師南下宋主入朝於是淮浙閩廣之鹽悉爲元有蓋自東晉至於南宋天地之變極矣中國不能自有其人民拱手而讓之夷狄然當其勢窮事迫無可如何不得已而屈己以從猶可言也若夫方州多故臣主交猜內覬神器之奉而外結醜酋之援稽首割地甘效臣妾幸而成則爲石敬瑭不幸而無成則爲劉豫故二人者千古亂賊之尤而變夏爲夷之罪人也夫夷狄

之於利寸攘而尺取貪得而無厭方元既有天下東南
之引歲加稅課之額迭增其煎煮也歲不能盈其數則
強責之竈戶其困積也官不能售其貨則誣民以盜販
上下相枉恣爲無廉恥之行以求償其一日之欲而民
遂羣起而叛之故元之所以致其富強者適所以速其
亂亡也與